

马一浮与国学

(增订版)

刘梦溪 著

說理道是無一句無
來歷作詩道是善



刘梦溪
著

马一浮与国学
(增订版)

Copyright ©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一浮与国学 / 刘梦溪著. —增订本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8.7

ISBN 978-7-108-06320-5

I. ①马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马一浮 (1883 ~ 1967) —思想评论
IV. ① B26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01117 号

责任编辑 张 龙

装帧设计 蔡立国

责任校对 龚黔兰

责任印制 徐 方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2.75

字 数 224 千字 图 10 幅

印 数 0,001—3,500 册

定 价 68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自序

我关注马一浮先生，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，当时正编纂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》，有《马一浮卷》，得以读了马先生的大部分著作。由于我的心性偏于审美与哲思，又略有佛缘，与马一浮的思想一拍即合。后来，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《马一浮集》问世了，三巨册，二百多万字，让我兴奋不已，一年之内读了两遍。尤其他的诗作和信札，我以为那是马先生学问的宝藏。写一本研究马先生的书的想法，不禁油然而生。可是，当时我已经在写陈寅恪，马先生只好暂且靠后了。

同时，也由于研究马一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起码需要熟悉宋学和佛学。因此好长一段时间，我是一面研究陈，一面准备马。我不得不跟着马先生的足迹往佛学里面走。孰料佛禅义海路有万重，追寻两载还不见内学的边际底里。写了一篇《熊十力与马一浮》，对唯识之学稍存感会。时间

积久而生变，马著中的佛学部分慢慢可以读懂了。于是又写了《马一浮的佛禅境界和“方外诸友”》，是自己比较满意的文字。这是2004年到2005年的事情。《马一浮的学术精神和学问态度》《马一浮与复性书院》两篇，也是此前此后写成的，刊载于《文艺研究》和香港的《九州学林》。《马一浮的儒佛会通思想》当时也写成了初稿，但没有改定发表，直到最近才修润完成。

我还得跟着马先生进入宋学。又是一年多的时间，读竟了濂、洛、关、闽四家五人的全部著作。进入宋学比进入佛学相对障碍较少。各家都有版次比较好的排印本、手边书，阅读方便。宋明学术史这一块，原先我是先明后宋，阳明学摸清楚以后，才返宋去碰朱子。这和我研究陈寅恪有关，因为义宁之学的传统，从陈宝箴的父尊陈琢如，到陈宝箴，再到陈三立，都是以阳明学为宗主。我的大好阳明与此不无关联。张载、朱子也喜欢，早已是旧相识。只有“二程”属于新知，不料如同旧雨，从细读来，方知洛阳两兄弟的厉害。难怪朱子那样称颂他们，连他们的门弟子也拿来讨论。写了一篇《为生民立命——“横渠四句教”的文化理想》，首载2008年的《中华读书报》，增补后又刊于2010年的《中国文化》，是为研习宋学的一次心得。2009年写的《竹柏春深护讲筵——白鹿洞书院访学记》，主要想重构朱熹当年创办白鹿洞书院的艰辛历程，载2009

年8月9日《文汇报》，也属于涉宋学的文字。

问题是马一浮由宋学又回归到“六经”，并独发单提“六艺之学”。这块天地更加广袤无垠、渊深无底了。我只好跟着往那个云雾缭绕的高点上走。好的条件是，自幼熟读《语》《孟》，熟悉“诗三百”，喜欢《左传》，细读过前四史。需要啃一番的主要是《尚书》《礼记》和《周易》。《礼记》不难读，马先生也认为需要读此书。《大戴礼》马先生也颇看重，只好也去涉猎。《大戴礼·哀公问五义篇》对“士”的解释简直妙绝。哀公问孔子：“何如斯可谓士矣？”孔子说：“所谓士者，虽不能尽道术，必有所由焉；虽不能尽善尽美，必有所处焉。是故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，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，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。知既知之，行既由之，言既顺之，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。富贵不足以益，贫贱不足以损。若此，则可谓士矣。”这是孟子之后对“士”行的最好论述。知、行、言都必须有其理由，而且守之“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”，贫贱、富贵均无以“夺”，不足“损”，这才是“士”。试想这是何等分量。

“六经”中《尚书》一向以难读著称，连韩愈都有“佶屈聱牙”的感会。当然，读《易》玩辞最难，但我的兴趣驱之不退。孔子说五十学《易》，我学《易》快六十了。马先生是高深博雅的易学大师，他称《易》为“六艺之原”，不学《易》无以研马。应《中华读书报》的约稿，当时写

了《2008 我读的书》一文，其中讲了学《易》、温“经”、读程子的情形。此一期间，又写了《马一浮和“六艺论”》《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》，分别载《中国文化》和《中华读书报》。但这时我对先秦学术的兴趣超过了对马一浮的兴趣，往而不知有返，于是研马又停下了脚步。梳理“国学”概念的源流及探讨如何在当代发用，花去我许多时间，《论国学》和《国学辨义》两篇长文，即写于此一时期。尽管是因研马而引起的上下“旁骛”，写马书的时间毕竟延宕下来了。

何况我还得写陈寅恪呢。研陈二十年，到 2012 年才有《陈宝箴和湖南新政》出版。其实研陈的积稿早逾三四十万言，只需要连贯的时间整理定稿。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在今天的意义，是近两年我的学术关切。这缘于对《语》、《孟》和“六经”的研习。我想探讨中国文化的观念的思想史。2012 年三联书店出版的《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》，是这方面系列思考的一部分。研陈之书，去年又从积稿中整理出一部《陈寅恪的学说》，日前已付梓。

走进宋学和研习“六经”的收获，使我解开了研究马一浮的一个难题。马的《泰和会语》和《宜山会语》两论著，其中有八篇文字在题目下面标有“义理名相论”字样。开始接触，茫然不知所对。十余年过后，开始拨云见日，知道马先生在说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说了。本书

第五章“马一浮的‘义理名相论’”，探讨的就是此一问题，新近才完成。马先生是通过融通儒佛，以佛家之名相来阐释儒家的经术义理，二学比较推勘，达到由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的目的。天下的事物与人物，无不为名词概念所笼罩，所以孔子才有“必也正名乎”的教言。人文学术研究尤其如此。本体、性体、性理是无形无色、无声无臭的，眼不可见，手不可触。所能见及的无非一个个单独的“器”与“物”，以及因“气”的流行而形成的“相”。跟“器”“物”“相”相关的称谓、名词、术语、概念、范畴，形成于万千斯年，也是可辨、可梳、可推、可演而不可见的抽象物。至“气”中之“理”“器”寓之道、“相”后之性，亦为不可见及的空无。性理和性体是同等概念。研究者之所能事，不过是识得性体，参究本体，见得道体。这就需要引入思维，而思维需要分析名相、破除名相、排遣名相，然后会相归性。其间经过了极为艰难曲折的体认、体究、审谛、察识的过程，此即学问的过程。因气明理、即器见道、明体达用的境界，就是在此种情况下产生的。也只有在此种情境之下，所谓“体用一原、道器无二、显微无间”的“实理”，才能为我们的理性所认知。理性和义理为人人所同具，但容易为各种“习气”所汨没，须得刊落“习气”，才能恢复本然之知和本然之性。章太炎民元之前因苏报案囚上海狱中，得读唯识旧师的著作，深悟“以分

析名相始，以排遣名相终”的谛义并与之发生共鸣，以至于十年之后撰写《蓟汉微言》犹忆及此一公案。而马先生的为学，则完成了从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的学理超越过程。故马一浮“义理名相论”的宗旨实在于“复性”，他的谛言是：“会得者名相即是禅，不会者禅亦是名相。”

终于有机会将以往研究马一浮的文字全部梳理增补厘订一遍，共得九章，即为是书。书写体例，大体以义理题义为纲，以时间为序，似乎带有学术思想传论的性质。马先生的学术思想系直承宋学而来，特别受朱子的影响至为明显。但他的思想义理多为原创独发，“六艺论”和“义理名相论”可视为他的两项极为重要的学理发明，足以在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现出光辉。要之，马一浮的学术思想体系，可以用“新义理学说”立名，其学理构成为“六艺论”和“义理名相论”两部分，其方法则是儒佛互阐和会通儒佛。所谓“新”者，是针对宋儒的义理学说而言。宋儒融佛而辟佛，马先生视儒佛为一体之两面，只是名言化迹之不同而已。他的“六艺论”亦与郑康成的“六艺论”有别。他将国学重新定义为“六艺之学”的“国学论”，前贤不逮，义显当代，泽被后世。事实上，只有如此厘定国学的内涵，国学才有可能成为一单独的学科，与文史哲诸科门不相重叠。中华文化具有恒定意义的价值理念悉在“六经”，以“六经”为国学，可以使国学进入现代教育体系。马一浮的

“六艺论”包括“六艺之道”“六艺之教”“六艺之人”三项连贯的思想范畴，现代国学教育可以通过“六艺之教”，传播“六艺之道”，从而培养“六艺之人”。此即马氏“六艺论”之一“新”也。二“新”则是视“六艺”为我国最高之特殊之文化，由古即今，永不过时。我曾说《语》《孟》和“六经”的基本价值伦理，是以敬、诚、信、忠恕、仁爱、知耻及“和而不同”为代表，成为中华民族两千年来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，此即直承马氏“新六艺”学说而来。

本人多年研究马一浮，有一深切的体会，即在马先生其人和他的著作面前，我们的话说得越多，离马先生越远。因此本书的写作，力求让马先生自己说话。笔者之所为作，在个人是梳理、体悟与思考，形诸文字则是辨析、归纳与介绍。所介绍者为题义、事体、故事，介绍前须予以归纳类分。所辨析者为学思、义理、名相。马先生说：“学原于思。思考所得，必用名言，始能诠表。名言即是文字，名是能诠，思是所诠。”马一浮的“学”“思”“诠”“表”，是我辨析与介绍的重点内容。马先生又说：“必先喻诸己，而后能喻诸人。”这个居于“先”位的“喻诸己”的过程，我想我大体做到了。至于能否“喻诸人”，则不敢预其必也。

马先生援引《易·系辞传》的话写道：“唯深也，故能

通天下之志。”他的意思是说，对“一切事物表里洞然，更无睽隔，说与他人，亦使各各互相晓了，如是乃可通天下之志，如是方名为学”。对此，我只能引孟子的话为说：“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。”

2014年7月30日凌晨序于京城之东塾

目 录

自 序	1
-----	---

第一章 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	1
一 我们知马一浮先生很难	1
二 马一浮其人就是一个文化典范	3
三 马一浮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家	7
四 马一浮的儒佛会通的学问结构	9
五 马一浮的学问是“达道之学”	11
六 马一浮“国学论”的学理价值	13
七 马一浮言文体制的典范意义	15
八 马一浮的诗学成就	18

第二章 马一浮青少年时期的学问储备	23
一 早慧的天才	23
二 接触“外学”	27

三	读书最多的人·····	32
四	陋巷高士·····	36
五	“任道不惑”，“必归于儒”·····	39
六	《悲秋四十韵》·····	42
七	何处“遣悲怀”·····	46
第三章	马一浮的学术精神和学问态度·····	50
一	马一浮学问经历的故事·····	50
二	马一浮对读书之道和学问义涵的阐释·····	65
三	马一浮的为学观念和进学途径·····	76
第四章	马一浮和“六艺论”·····	92
一	“六艺”溯源·····	92
二	“天下虽干戈，吾心仍礼乐”·····	94
三	“楷定国学名义”·····	102
四	“六艺该摄一切学术”·····	107
五	“六艺之道”炳然常存·····	116
六	“尚亨于野，无吝于宗”·····	119
七	“救得一分是一分”·····	127
第五章	马一浮的“义理名相论”·····	129
一	分析名相和排遣名相·····	130
二	理气：体用一原·····	137
三	智能：知行合一，性修不二·····	141

四	“言行者，君子之枢机”	144
五	“敬”字工夫，圣门第一义	148
六	无无止之观，无无定之慧	152
七	说止：“外物不接，内欲不萌”	156
八	去矜：“先遣我人相，次遣功能相”	159
第六章	马一浮与复性书院	169
一	复性书院的立名、旨趣和办学方式	170
二	“自比方外而不绳以世法”	176
三	因书院宗趣和老友熊十力的争论	189
四	围绕书院独立发生的困扰	205
五	马一浮决心辞去主讲	213
六	鬻字刻书惊动天下	223
七	书院的东迁与废止	232
八	尾语	236
第七章	马一浮的儒佛会通思想	237
一	“儒佛俱是闲名，自性本来具足”	237
二	“双立儒佛，同本异迹”	248
三	借禅说义，以佛释儒	258
四	《易》道与佛氏诸相	268
五	与儒学为终始，与佛学为终始	281

第八章	马一浮的佛禅境界和方外诸友·····	284
一	读儒书须是从义学翻过身来·····	284
二	李叔同出家所受马一浮的影响·····	288
三	彭逊之的“观修”与“返其初服”·····	297
四	马一浮的“方外三友”·····	303
五	禅诗和题影·····	311
六	“花开正满枝”·····	319
第九章	马一浮与国学·····	322
一	浙江大学的人文传统·····	322
二	王国维是否真的“烧书”·····	323
三	学问太“热”未必好·····	324
四	马一浮是“儒之圣者”·····	327
五	国学概念的取义及流变·····	329
六	马一浮重新定义国学·····	333
七	国学和“六经”的价值论理·····	336
第十章	马一浮国学论的施教义旨·····	339
一	“国学”一词的来历·····	339
二	现代国学如何发生·····	346
三	胡适对国学概念的分疏·····	350
四	马一浮重新定义国学·····	353
五	马一浮国学论的学科整合意义·····	361
六	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·····	366

七 马一浮国学论的施教内涵·····	371
八 学习国学从《论语》开始·····	377
跋 语·····	386
增订版跋语·····	389

第一章 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

一 我们知马一浮先生很难

《文心雕龙》的“知音篇”，开头第一句就是“知音其难哉！”千古文章，难在知音。如果说了解任何一个作者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那么，了解马一浮这个特殊的作者，尤其不容易。不是谁都可以了解马一浮的。不是简单地读他的书，就可以了解他。他是中国现代学者当中最难解读的一位。

陈寅恪先生也比较难于解读，但他是史学立场，时、地、人出典清楚。他的思想的关键，是晚清大变局所引发的家国悲剧给他的精神世界带来的伤痛。了解马一浮的难，难在他的学问并不都在他的正式著作当中。他的著述其实不是很多，我们经常读的，无非是泰和、宜山两《会语》和《复性书院讲录》，以及《尔雅台答问》和《答问补编》等。但他的书信和他的大量诗作，是他的学问的延伸，